

民族通史研究系列

大理行记校注

云南志略辑校

王叔武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昆明

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

作者：（元）郭松年撰；王叔武校注 （元）李京撰；王叔武校注

页数：108

出版日期：云南民族出版社，1986年12月第1版

前 言

元代云南地方史志流传至今者，惟存《大理行记》及《云南志略》（残）二种。他如《白古通记》、《云南事迹总录》、张立道的《六诏通说》及《云南风土记》、郝天挺的《云南实录》等，均佚。《白古通记》的佚文还有部分散见于明人的著述中，已辑入《云南古佚书钞》；而《云南事迹总录》等书，虽欲求其片词隻句亦不可得。因此，在研究元代云南地方民族史以及南诏、大理国史时，这两种书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史籍了。

《云南志略》是云南建立行省后的第一部云南省志，为明代云南方志之所宗；《大理行记》是古代边疆行记中的名作，列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及云南省高等学校古籍整理规划中。现将发表于《民族学报》中的《大理行记校注》及《云南志略辑校》二种合刊，以应研究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者的需要。

编者 1986.6.

大理行记校注

(元) 郭松年撰

王叔武校注

2050 01

总目

前言

大理行记校注	6
附：《南诏德化碑》作者考	27
《南诏德化碑》作者问题答疑	33
云南志略辑校	53
云南总叙	67
诸夷风俗	86
佚文辑录	97
附：李景山诗集序	106

目 录

叙 例	1
大理行记校注	6
附:	
《南诏德化碑》作者考	27
《南诏德化碑》作者问题答疑	33

叙 例

《大理行记》一名《南诏纪行》。元大德七年（1303）李京撰《云南志略》时在其《自序》中说：“盖尝览乐史《寰宇记》、樊绰《云南志》及郭松年《南诏纪行》，……”则是书在当时即已流传。明代著录如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、《南诏野史·引用书目》及明代云南方志均作《南诏纪行》。惟云南方志《艺文》录文时，则题作《大理行记》；通行本如清陆烜《奇晋斋丛书》及近代《丛书集成》所收，亦题作《大理行记》，今从之。

作者郭松年，生平事迹不详。据正德《云南志》卷四十二《艺文》录其《题筇竹寺壁诗》，注云：“号方斋，西台御史。”所谓“西台”，万历《云南通志》卷一引《雍大记》：“成宗大德元年移云南御史于陕西，谓之西台。”事见《元史·百官志》“陕西诸道行御史台”条。则松年官西台御史应在大德元年后。而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一《云南府·祠庙》引元西台御史郭松年

《大成殿记》有“岁在癸丑，今皇帝居潜邸”之语，则松年撰此文时，忽必烈尚在，故称“今皇帝”；《志》称其官“西台御史”，取其为官之位显者。是知松年官云南在至元、大德年间。

他何时作《大理行记》，说者不一。道光《云南通志·艺文志》以为“至元以后松年巡行云南时作”。方国瑜先生在《大理行记概说》中说：“松年至大理，应在至元二十五年以前，亦即在十七年至二十年之间，《大理行记》即此行所作。”今按：《行记》中所记路、府、州、县名，其建置年代较晚而可考者，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，镇南州系“至元二十一年改欠舍千户”置，鹤庆路军民府由鹤州于“（至元）二十三年升为鹤庆府”。今《记》中有“镇南”、“鹤庆”之名，则松年至大理必在至元二十三年以后。方先生谓“应在至元二十五年以前”，理或然也。盖至元二十六年以大理“上下二千户立”太和县，《行记》只载“太和城”，未出太和县名。惟《行记》记澄城则说：“乃世祖驻蹕之所也。”书称庙号，则其时忽必烈应已死，故道光《云南通志》以为“至元以后”时作。或松年至大理在至元年间，而成书于至元后，亦未可知。如此，则《大理行记》当作于至元二十三年

(1286) 至大德四年 (1300) 之间，亦即公元十三世纪末叶之作。盖大德五年春李京来云南，似未遇松年但睹其书，故其在《云南志略自序》中将松年与古人乐史、樊绰并列，颇具微词。

是书记述了元初大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以及山川、风物、土宜之庶美。虽然此时上距蒙古平大理已四十年，元王朝在这里也做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事，但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发展是很缓慢的，仍可于此窥见大理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概貌。《行记》不仅记述了该地的“江山之美”、“灌溉之利”、“禾麻蔽野”、“百姓富庶”，还对南诏、大理国的佛教与政治文化关系作了如下的精要记述：

“其俗多尚浮屠法，家无贫富，皆有佛堂；人不以老壮，手不释数珠。…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。得道者，非师僧之比也。师僧有妻子，然往往读儒书，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，皆出此辈。”

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·白人》条有关记载即本于此。作者不仅注意到南诏、大理国政治文化的特点，更注意到它与中原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，他说：

“故大理之民，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。

……相与使传往来，通于中国。故其宫室、楼观、言语、书数，以至冠婚丧祭之礼、干戈战阵之法，虽不能尽善尽美，其规模、服色、动作、云为，略本于汉。自今观之，犹有故国之遗风焉。”

为我们研究南诏、大理国历史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and 依据。

作者以其简练的文笔，寓千里之遥于千余字之中；摛今揽古，抚景摅怀，疏密有致，夭娇无方，得唐宋笔记文学之正体。在元人行记中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。虽然《行记》偶有传闻失实之辞，这种“大醇而小疵”的情况，在游记文学中往往见之，丝毫不影响它的文学价值。

现在流传的《大理行记》，以明代云南方志所录为完本，较之通行的《奇晋斋丛书》（简称“陆本”）及据陆本排印的《丛书集成》本多四十余字；而通行本误刻、误改者，方志亦多不误。故《校注》即以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八所录为底本，而以其他云南方志所录文及陆本校。各本皆误者，或以他书校，或取实物证。

《注》文主要取材于省、府、州、县志，盖方志记载当地名物故事，或为有据。一地之方志因编纂时间不同而有数种，典故率多因袭，今为免于

注文繁复，不以编纂时间先后一一序列，但取其中比较切于《行记》之文者为之注。其有所不知，谨存疑阙。

1959年，我因参加编写《白族简史》旅居大理二年，常以《大理行记》置案首，有所得则识诸简端，简端既满，益以浮签；久之，成《大理行记校注》一稿。不幸在动乱中此稿与《云南古佚书钞》、《桂海虞衡志校补》、《招捕总录校注》诸稿一并逸去。所幸旧简犹存，尚可陆续董理成编，其中《云南古佚书钞》已整理出版。今国家振兴，整理古籍已提到日程上来，《大理行记》一书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。友人方龄贵教授来舍间，看到我过去批注的《大理行记》原书，敦促我把它重加整理成编，以应国家之需。爰就简端所记，删繁芟芜；并拜读了方国瑜先生《大理行记概说》，写成此稿。尤忆汪师辟疆昔日教诲：“校书难，校地理书尤难。往往非亲历其地者，不能遽定其是非；非潜心于学者，往往失之目晓。”我虽谨遵师命，但以学力、经历两不逮，深惧其间仍有所失，尚希识者予以指正之。

末附拙作《〈南诏德化碑〉作者考》及《〈南诏德化碑〉作者问题答疑》二文，因事涉《大理行记》之文，录之以供读者参考。

大理行记校注

(元) 郭松年撰

王叔武校注

中庆^①距大理，城西顾里有千^②。历府治一，曰威楚^③；州四，曰安宁^④、镇南^⑤、云南^⑥、赵州^⑦；县三，禄品^⑧、安边^⑨，白崑^⑩，皆三府支属^⑪。镇南而西有雌岭^⑫，即大理之境。

①中庆路治今昆明市，明、清为云南府。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一《云南府·建置沿革》：“云南，古西夷靡莫之属，其君长以十数，而滇最大。以地有滇池，因为名也。春秋战国时，楚顷襄王遣弟庄蹻略地黔中，西至滇池，即其地矣。……元封二年，（汉武帝）以兵临滇，滇举国降，请置吏、入朝，于是以为益州郡。蜀汉建兴三年，诸葛武侯南征，斩益州耆帅雍闿，遂入滇池，改益州郡为建宁郡。晋、唐以来，分隶更置，徒为羁縻而已。蒙氏筑柘东城，亦此地也。段氏以此为八府之一，号鄯阐府。元改为中庆路，置行省。今洪武十五年，天兵南下，改为云南府。”惟《元史·地理志》以为阁罗凤“子凤伽异增筑城曰柘东，六世孙券丰祐改曰善阐”。是“鄯阐”一名起自南诏，大理国段氏沿用之。关于庄蹻出身及其活动年代，请参看《云南各族古代史略》第二篇《庄蹻入滇》正文及参考资料。

②嘉靖《大理府志》卷二《疆域》：大理“府治在云南布政

使司西北九百里。”此云千里，盖虚数。“顾”，连接虚词。

③威楚路治今楚雄，明、清为楚雄府。“威楚”，今彝族先民首领名。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：“夷名俄碌，历代无郡邑。后爨酋威楚筑城俄碌睽居之。”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四《楚雄府·建置沿革》：“蛮云砮碌。唐为览州。蒙氏立石桑郡。段氏改白鹿郡，又改威楚郡。元初立威楚万户，后改威楚路总管府。今洪武十五年改为楚雄府。”“砮碌”，即“俄碌”，亦作“峩峩”。康熙《楚雄府志》卷一《山川》：峩峩山，在治西郭外。上有峩峩石，形如屏，高八尺余。郡之得名本此。”

④安宁州，今安宁县，属昆明市。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一《安宁州·建置沿革》：“汉为连然县，又名螳螂川，蛮云阿宁部。初，东川罗罗阿宁者牵牛车过此，牛舐地不去，取土得鹹齄，后掘地为盐池，因以阿宁名部。元改为安宁州。”明、清因之。

⑤镇南州，今南华县。《元史地理志·镇南州》：“昔朴落蛮所居，川名欠舍，有城曰鸡和。至唐时，蒙氏并六诏，征东蛮，取和子、鸡和二城，置石鼓县；又于沙却置俗富郡。沙却即今州治。至段氏封高明量为楚公，欠舍、沙却皆隶之。元宪宗三年，其酋内附。七年，立欠舍千户、石鼓百户。至元二十一年，改欠舍千户为镇南州，立定边、石鼓二县。二十四年，革二县为乡，仍隶本州。”案：“朴落”当即今之“朴拉”，为彝族的一支。

“沙却”当即今之“沙桥”，曾为元代镇南州治，在今南华县治龙川镇西三十五里，明、清为沙桥驿。《滇史》卷五以为沙却“今镇南州黑盐井也”，未详所据；光绪《镇南州志略》卷三以为“非也”。《州志略》又说：“鸡和城在州东四十里，地名白土城。…川名欠舍。”万历《云南通志》卷三《楚雄府·古迹》：“废石鼓县，在镇南州东三十里。”“和子城，在州东二里。”

⑥云南州，元末降为县，明、清因之，今祥云县。万历《云南通志》卷二《大理府·属州县司沿革》：“云南县，汉置云南县，

隶益州郡，东汉属永昌郡，蜀汉改属云南郡。唐初置云南郡；贞观中改匡州，领勃弄、匡川二县。后，张仁果据之，号白子国。蒙氏为云南州，改品甸县。晋（大理国）亦为云南州。元立品甸千户所，至元中复为云南州，后降为县，隶大理路。”光绪《云南县志》卷三《建置志》引旧《志》：“云南城在今云南县南八十里安南坡。”

⑦赵州，民国改凤仪县，今为凤仪公社，属大理市。《元史地理志》：“昔为罗落蛮所居地。蒙氏立国有十睑，赵州郡其一也；夷语睑若州。皮罗阁置赵郡，阁罗凤改为州，段氏改天水郡。宪宗七年，立赵睑千户，隶大理下万户。至元十一年，改为州，又于白崖睑立建宁县，隶本州，即古勃弄地。二十五年，县革入州，隶大理路。”万历《赵州志》卷二《治职》：“赵州治旧在里仁乡，洪武十七年迁建于凤山麓。”

⑧禄品县，建置沿革未详。方国瑜先生《大理行记概说》认为：“禄品即禄丰，《地理志》曰：‘俗名禄犛’。作禄品者，乃同音异写。”惟杨慎《滇程记》说：“安宁州六亭而达禄臄，臄音剽，古《志》作‘品’。”是禄品即禄臄，今作禄曩，属安宁县，何时立县未详。

⑨安边县，建置沿革未详。《大理行记概说》云：“安边即定边，《地理志·镇南州》曰：‘至元十一年立定边县，二十四年革为乡，仍隶本州。’作安边者，为传写之误。”案：《事文类聚翰墨全书》后乙集《圣朝混一方輿胜览》卷中：“定边，蛮云南涧。”即今南涧彝族自治县，其地在白崑之南。自白崑经南涧至大理，必经巍山（蒙化），但郭松年所记无蒙化州名；且郭氏所记途程，安边在禄品、白崑之间，其不当为定边甚明。故《概说》又说：“自昆明至大理之途程，明清以来驿站有广通县，《元史地理志·南安州广通》曰：‘夷名路臄。至元十二年改为广通县。’后来未废，松年亦当经其县。则所称安边者，或即南安

之误。”案：南安即今双柏，亦不当此道上。《概说》前言“安边即定边”，此又云“或即南安之误”，皆疑似之辞。盖一代建置兴革，史籍难以详考，阙疑可也。惟此地当在禄品与威楚之间。

⑩白崑，今名红岩，属弥渡县。万历《赵州志》卷一《沿革表》：“至元十一年又于白崖险立县，即古勃弄地也。至元二十五年又革县入州。”惟据《元史地理志》，县名建宁，不曰白崑。则白崑县于何时建立，亦未详。

⑪三府谓中庆、威楚、大理。安宁州、禄品县属中庆路，镇南州、安边县属威楚路，云南州、赵州、白崑县属大理路。

⑫“雌岭”，万历《赵州志》作“雌岭”，二者均无考，未知孰是。《滇程记》：“镇南州三亭而畸达沙桥，……沙桥驿八亭而遥达普淜，途经小孤山、鸚鵡关、七里坡、普昌关、麦地哨，道历巨箐危石。普淜驿六亭而及云南，土人曰小云南，以别于治城也。途经桃树坡、金鸡庙、孟获箐，武侯擒获所也。下安南坡，地复坦夷，古云南郡治此，去驿有古城村焉。”案：沙桥属镇南州，普淜属姚州，则大理之境的雌岭，当为安南坡之山。

出^①行七十里有甸焉，川原坦夷，山势回合，周二百余里，乃云南州也^②。州西北十余里山麓间，有石如镜，光可鉴面^③，故旧名镜州^④。张氏进求时^⑤，州北龙兴和山^⑥，忽五色云起，萧索轮囷，终日不散，人以为祥。州居云之南，因改今名。

①“出”，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一百十七引作“山”，疑作“山”字是。下文云：“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崑甸”，“又山行四十里至赵州甸”，则“山行”一词乃本书之语例。

②元代云南州治在安南坡下古城村，洪武十五年迁于品甸。见光绪《云南县志》卷三《建置志》。

③“鉴”，明程本立《巽隐集》卷三《云南西行记》引作“照”，与《记古滇说》同。

④“旧名”，《云南西行记》引作“又名”。嘉靖《大理府志》卷二《古迹》：“镜州城，在县西南，唐置，领夷郎等六县，遗址尚存。”《新唐书地理志·羁縻州》：“镜州，县六：夷郎、宾唐、溪琳、琮连、池临、野并。”光绪《云南县志》卷十二《杂志》：“古镜州废城，在治之南关外，仅有西南二方，习补风脉。”又《叶镜湖光》条：“在县治之东南三十五里官道旁，储水为塘，方余三十亩。岸旁有石如镜，作蔚蓝色，以水涤拭，湖光山色一一毕见。”案：叶镜湖一名镜湖。

⑤“张氏进求”，万历《赵州志》作“张乐进求”，与南诏《中兴国史画·题记》、《南诏源流纪要》、《滇载记》、《南诏野史》等云南地方史志诸书合。《中兴国史画·题记》：“都知云南国诏西二河侯前拜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。”《滇史》卷四：“（武德七年），以建宁酋长张乐进求为首领大将军，自称云南王。乐进求，九龙之裔。武侯南征，即其渠帅而用之，乃以仁果时十七世孙龙佑那为建宁酋长，赐姓张；传十六世为乐进求。唐初，镜州之北龙兴和山忽五色云起，萧索轮困，终日不散。乐进求以为庆云之瑞，乃改建宁为云南。及（韦）仁寿抚治南宁，进求以遣使内附，上因其归义，册进求为首领大将军，进求自称云南王。”注云：“前汉元封初已置云南县，隶益州，则云南之称非自张氏。”惟册乐进求为首领大将军事，嘉靖《大理府志》卷一《沿革史证》引旧《志》，附于贞观二十二年梁建方讨松外蛮事后，万历《云南通志》、《滇略》、《滇系》等书并从之。嘉靖《府志》复注云：“古记不书年，当附此。”则事有非必然者。

⑥光绪《云南县志》卷二《地理志》：“龙兴和山，在县东二十五里，古匡州地。”惟嘉靖《大理府志》卷二《山川》、万

历《云南通志》卷二《大理府山川·众山》并以为“在县西二十五里”。

又西行三十余里，至品甸^①。按唐史，尝置波州^②，亦名清子川。其川泽土壤不减云南，而民种蒔为不及尔。甸中有池，名曰青湖^③，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。湖西官道中有石焉，纹如古篆，号曰地符^④，行人谨避，莫敢践之。

①光绪《云南县志》卷三《建置志》：“今云南县乃旧品甸，即今品澹险，亦曰品险贲，亦曰波州，亦曰坡大驿，皆一地也。”

②“波州”，《奇晋斋丛书》本（以下简称“陆本”）及各本明代云南省志所载本文均作“坡州”，惟康熙《大理府志·艺文》所录作“波州”，与《蛮书》、《新唐书·南蛮列传》下合，今据正。《蛮书》卷六《云南城》条说：“品险贲，亦名清字川，尝为波州。大池绕山，长二十余里，波州废地在池东南隅。故渭北节度段子英，此州人也，故居坟墓皆在云南。”“清字川”，本文作“清子川”。本文所称“唐史”，系泛称，以文句校之，实出自《蛮书》。

③“青湖”，陆本作“清湖”。青湖一名清湖，一名龙池。嘉靖《大理府志》卷二《山川》：“龙池一名清湖，在县西南一里，其深不测。”光绪《云南县志》卷二《地理志》：“一抱江，源分为三流，一东经县城南，东南流青湖。”注：“一名龙池。”此湖即《蛮书》所称之“大池”。

④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五《大理府赵州古迹》：“地符石在（云南）县西二十五里官道傍。”正德《云南志》卷三以为在“县西十五里”，嘉靖《大理府志》卷二《古迹》又以为“在县西三里”，万历《云南通志》卷二《大理府古迹》亦以为“在